

子長縣選同時進行

延安月底集中鄉長受訓

吳堡米脂鹽池開會佈置

【子長訊】子長縣政府於本月八日召開第三次政務會議，討論延安縣選工作。會議決定：延安縣選工作，應由各鄉鎮長，於本月月底前，集中縣政府受訓。會議並決定：延安縣選工作，應由各鄉鎮長，於本月月底前，集中縣政府受訓。會議並決定：延安縣選工作，應由各鄉鎮長，於本月月底前，集中縣政府受訓。

延川固臨準備秋季開學

動員學生幹部子弟應作模範

【延川訊】延川縣政府為準備秋季開學，特召開各鄉鎮長會議，商討開學事宜。會議決定：各鄉鎮長應動員學生幹部子弟，應作模範。會議並決定：各鄉鎮長應動員學生幹部子弟，應作模範。會議並決定：各鄉鎮長應動員學生幹部子弟，應作模範。

福家村的一夜

警察費東錢反對封鎖路

【福家村訊】福家村警察費東錢，因反對封鎖路，被當地政府逮捕。費東錢表示：封鎖路是不合法的，他將繼續抗爭。費東錢表示：封鎖路是不合法的，他將繼續抗爭。費東錢表示：封鎖路是不合法的，他將繼續抗爭。

這都是不對的

不願作技術工作 虛報本單位人數 邊保兩同志反省自己

【本市訊】邊保兩同志因不願作技術工作，虛報本單位人數，被政府逮捕。邊保兩同志表示：他們將反省自己，並改正錯誤。邊保兩同志表示：他們將反省自己，並改正錯誤。邊保兩同志表示：他們將反省自己，並改正錯誤。

慶陽馬區租佃問題

景若

【慶陽訊】慶陽馬區租佃問題，引起當地農民不滿。農民表示：租佃制度不公平，他們將繼續抗爭。農民表示：租佃制度不公平，他們將繼續抗爭。農民表示：租佃制度不公平，他們將繼續抗爭。

區邊冀察晉

災救糧節

【冀察晉邊區訊】冀察晉邊區政府為救濟災民，特撥款救濟糧。政府表示：將盡力救濟災民，並節糧救災。政府表示：將盡力救濟災民，並節糧救災。政府表示：將盡力救濟災民，並節糧救災。

民辦合作社講習會

第二期結束

【本市訊】民辦合作社講習會第二期，已於昨日結束。講習會表示：將繼續推廣民辦合作社，並加強宣傳。講習會表示：將繼續推廣民辦合作社，並加強宣傳。講習會表示：將繼續推廣民辦合作社，並加強宣傳。

稅局局長聯席會議

條例討論完畢

【本市訊】稅局局長聯席會議，已於昨日結束。會議表示：將討論完稅收條例，並加強執行。會議表示：將討論完稅收條例，並加強執行。會議表示：將討論完稅收條例，並加強執行。

南廳長報告財政問題

條例討論完畢

【本市訊】南廳長報告財政問題，已於昨日結束。報告表示：將討論完財政問題，並加強執行。報告表示：將討論完財政問題，並加強執行。報告表示：將討論完財政問題，並加強執行。

司法院改組

法權研究委員會

【本市訊】司法院改組，已於昨日結束。改組表示：將討論完司法院改組，並加強執行。改組表示：將討論完司法院改組，並加強執行。改組表示：將討論完司法院改組，並加強執行。

收稅年度本

元萬萬十八額低最定預

【本市訊】收稅年度本，已於昨日結束。本表示：將討論完收稅年度本，並加強執行。本表示：將討論完收稅年度本，並加強執行。本表示：將討論完收稅年度本，並加強執行。

各省分局

物資局設

【本市訊】各省分局，已於昨日結束。分局表示：將討論完各省分局，並加強執行。分局表示：將討論完各省分局，並加強執行。分局表示：將討論完各省分局，並加強執行。

九一運動會將如期舉行

軍事學院進行各類比賽

【本市訊】九一運動會，已於昨日結束。運動會表示：將討論完九一運動會，並加強執行。運動會表示：將討論完九一運動會，並加強執行。運動會表示：將討論完九一運動會，並加強執行。

教科書平價

教育部決定辦法實施

【本市訊】教科書平價，已於昨日結束。平價表示：將討論完教科書平價，並加強執行。平價表示：將討論完教科書平價，並加強執行。平價表示：將討論完教科書平價，並加強執行。

孟賈名流集議局勢

英自由黨與工黨呼籲和平解決

倫敦委員會建議盟國聯合仲裁

「路透社孟買十五日電」一號悉：此時若干名流如前孟買立法會議都長孟西、中央立法會議中國民大會派領袖德素等有所行動，進行實驗及考慮目前形勢。前孟買總巡理及前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拉扎戈巴拉、查爾德關於目前問題正爲各方探詢中，設此等領袖間之討論能保護滿意，則與國民大會的「非國民大會派」的政界領袖，如目前黨首納赫波達魯士以及非黨集團之代表查雅卡爾等，就有進行非正式會議的可能性。

「路透社孟買十五日電」續悉：著名自由黨領袖波魯即將赴德里一行，彼在德里時或將與總督會晤，隨波魯定於昨日赴德里，刻已展期兩日。

「路透社華盛頓十五日電」美塔印度聯邦主席前國大黨代表錫達曾晤路透社記者謂：目前印督如出面調解以平息印度風波，爲時尚未過晚，漏網：「余之所以如此此國印督呼籲者，乃因余深信不服從運動仍將繼續行無已也。」

明軍增援所羅門

日寇交通線被截擊

十四對

社裏斯科十二日電
蘇聯的著名作家錦
以少勝多的戰鬥。
鄰近山嶺的廣大面積，正當
的陣地，他發現在小山嶺上
有探測出，警報聲能夠看見
下，當他們陷於絕境下的時
候，而軍火的供給也沒有了
引機於駕駛員已停止了動
作，而亞基力的輪在探索
獲了。莫克辛把大炮搬到
牽引機去，他自己去推動車

道：這種砂門也河
爲「十四對一」的
十四個是總的坦
錢上向，他左邊
坦克。最初，

一九三九年五月丁
拉克，以該機共有三架來擊
擊，他估計共有三十輛坦克
有五十輛的大炮。並聞
見克林估計方向，並開
始了射擊。而敵人的坦克領
隊，則因用不同的方法，
引誘一連發的機關火
砲時夏克林仍繼續開火。敵
人的炮機觸了研察及馬爾
特沙夫的野砲，砲手冷機
車，而夏克林則因事
工，而夏克林則因事
在這開火。而夏克林從
牽引機駕駛員的小屋裏爬出
來，被敵人的砲道：「是我」
所見及被擊。而敵國

的七十六種的大炮，於是隨着第一

於此，山岳防禦部隊，德國坦克便發動了其他坦克的駕駛員們，便安置了他的大炮，並且在行動時十二輛坦克已經在用英德機機渡，其餘的坦克便渡橋渡，並在小橋面處渡河，敵人的坦克被擊毀，於是，先發一共擊毀了敵人十四輛坦克，這就是以少勝多的戰鬥的結果。

落，三架受創。我極重大的損失。

派員調查我淪陷區

港十四日電 聯合
不斷轟擊南太平洋
曼里達、瓜達康納
由於此一因素
在完我們目
大。

智利總統將赴美
智利總統約牙哥十四日
接及政務工作情況，期間爲三十七日。第二軍爲近衛蒙太
部，梁山止，據於十月十五日出發，視察華北華中之一般
政務事情及汪精衛政府統治情況，及華北人民之進出情況，期
間爲三十一日。第三班爲花籃一三、前田房之助，一官房

十四日電 同批國
似乎表示與日本
門羣島守軍大量增
美政府之遠請，
路邊社華
美軍之遠請，
路邊社華

日本當局，以美政府之壓力，力設法去挽救局勢。一般意見，認爲他將被驅逐出境。李銳思已赴美國，消息謂李銳思已赴美國，此次邀請問題，又草率決定者，顯非僑胞所樂見。

加德修一，於九月一日，由波木村機場視察炸彈問題。各委員將隨時赴現地，預定於本年末完成調查報告。提出唯視察事務問題，中谷武世

可接接受選路

海軍部將徵召新兵入伍

杜拉吉及所鄰門羣
重要根據地後退，
此南太平洋進取戰

【合衆社華盛頓十三日電】據官方消息，海軍部宮於不久幾名新兵入伍，以爲滿洲艦隊之用。此舉將於最近三個月內進行。該部於徵召新兵以前，尚須先經總統頒佈命令。【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陸長史丁生於星期四【記者會上宣佈：最近自埃及返國之

前任第二裝甲
汀生並宣佈：於
展事宜。

今年預算七百七十億元
去年收入一百二十億元

【中央社重慶十二日電】
鐵三十五萬噸。最近是項
大汽車一日間會造成八十八
輛。

財政措施之需、

組織委員 真的
羅斯福以後我們區
夫斯基
稅收交付，所佔五百四十萬萬元，必需借入。上月在美國
售出之侵佔公債總額為九萬零九萬萬元，此乃最高紀錄。
【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至六月底為止之會計年度，
美國國內收入合計一百三十四萬四千七百萬元，比去年度五
大州府可東
五年來最高之記錄，棉花乃
重要之軍需品。可製火藥。

十六萬七千七百

在二月的進攻以來。一個個像他們前進，前進的軍兵，其威震與勇決。

【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

棉花年產一千三百萬斤

【路透社華盛頓十三日電】

此路邊塞，莫斯科十四日電

此路邊塞，莫斯科十四日電

喀爾克斯坦油井每月在提

高其產額，每日生產達數十

萬桶。

運動衣上，放著
知書，在這個地
戰鬥動意。祖國

一戰時生產局今
切電動力及光學
均已停止，圖武

列事實。一辨真偽。一明虛實。留學七萬五千地。

吳伯璣

擄掠，奪獲五艘；士兵疲憊，佈陣，樹旗殺敵；政治家底總結說：分析情況，決定政策，又何必不是各種人各異的？不同的日常生活呢？不同處：手牽風雨的一人一棹；相同處：都無非是行動，思維，和更進一步的行動啊！

當我們說：「現在倒做一點沒有什麼關係，將來我們自然會緊張起來的。」那時候，我們彷彿期待著一個非常的日子。但那個非常的日子什麼時候來呢？果僅動了口和現在有著怎樣的的不同呢？我們愛慕的。其實，仔細想想，現在活生生的日子：全世界各國激在戰艦的烽火裏，公人類都掙扎在生死死的門檻裏；兩個營壘——一邊是法西斯匪幫，扯着人類頭像，向毀滅；一邊是民主國家，在潛時代向前，向繁榮。求生，我們必須堅強地站在前者隊伍抗寒，爲了消滅真理和正義底敵人，消滅自由和幸福底敵人。我們要持着任何犧牲（甚至生命）來參加戰鬥。

我們沒有了安樂的家，拋棄了慈愛的父母，我們看見親兄們底兄弟和在戰鬥中倒在我們自己底旁邊，血泊高中，稍一疏忽和麻木不仁的自己也有倒下來的危險和可能。這些日子豈不是非常的麼？若是我們期待着那種夜逃後援的黎明，是那個通過了鐵網而爭取到勝利九死一生的人嗎？

有時母親小姐的一打動的私人變化過程，鬧得滿腔熱氣，有時也學父親的榜樣去打擾母親；可是，是加出了一種路窄道狹而生生活然一新了：屋瓦軟舞得紛紛落落，喜歡歡歌地讀書；也有了正經朋友往來。我幾顆動盪的心，會感到母親看出了他生活底變化而欣慰奇的一種感動。彷彿從那時我才真正的覺悟底養成了讀書的習慣。我也同意羅列斯所談的故事：在和他也離開前她交完了幾句話之後，『好極，我今天就不睡了』。把寂寞夢的帳篷抖出來了，竟和桌上，於是，戲院也不去接它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作爲收警，在米命隊伍裏這臨窗虛室是習見不鮮的。

這種觀念誘導我，使我對有些人好事常取絕對態度：我總以爲愛國語，保守秘密是聰明的；公私不清，亂費者貪污；奸惡的必有所報；很容易做的事不好，處理大事也必定一場噩夢。我底這種大抵就是這樣：思想直斷不正偏行，行事容易走邪路；反轉來，行爲隱蔽，一定是思想有毛病。有人說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是俄國革命精神和英國底黨際辯論結合的成果，我贊成。並且認爲吾等俄國革命精神中人，一定要，也一定會用美國高爾基詩人（莫里士維特本詩人是）已發出的底內吟：

燁 戴

祖國各條街角角落落在吶喊着戰鬥，千百條戰線上處處都發出消滅倭寇，棍棒！看，還有什麼痛苦，還有什麼我們敢於疏忽！爲了鬥爭，我們須及很艱苦；爲了什麼我們敢於頑強？爲了鬥爭，我們須及很艱苦；爲了什麼我們敢於頑強？我們須要撐過苦難的今天。加逼，加力，就某日常生活吧，我們也不應稍有鬆懈，須保持一個鬥士底積極態度。漫寫的翻開，正無妨從平地飛起。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鎮市場。

浩劫，可是他們一點沒有爲武力所屈服，表示動搖和畏懼，在敵人的殘害中他們還變得更加堅強更聰明了，他們知道他們走的是路，因此他們爲高敵人的統治而回到這裏來，敵人的經常出沒搜索，常常威脅着他們的生命，可是他們不怕困難和危險，他們一發像遠征的其他地方人民在戰鬥，在生活着。

「同志，別當我們這樣苦，可是我們水不會忘記揮汗氣啊！」在姚湧一個山溝裏，我看到一些頭髮斑白的老頭和瘦弱的小孩子們正在還未完全耕種的地面上吃力的翻着田草，且和孩童，歡愉的心情使我帶給他們一些慰問，可是老頭們還求等我張嘴他們便先說了。

他們說他們的生活是否，每天抄山澗且度日，可是他們知道政府是在關心着他們，因爲他們都前前後後受過幾次救濟和安慰，他們對政府的救濟表示非常感謝，不讓他們們開會能「自力更生」，「只思圖報把種下地，輪迴奉天就有辦法了，老黨政府的負擔重不可行，再說咱們政府亦不太富裕」。老頭們的談話，使我深深的了解了人民和政府的關係而又證明着人民的政治水準是在如何飛躍的捷高。

談到春耕，老頭們都爭先發表意見。

「關於春耕，我們已開過會計劃好了，地裏有莊稼的先栽莊稼，沒有的就趕快刨地下種，有許多山坡上都差不多好了。」

鐵
兵

鐵兵

「三桶鹹菜。」

「老頭們！同志們！路上有事請讓我們擔保，千萬不要亂，特別是老頭們可千萬別跑……」

炊事班長講了這樣一段話，於是大家便出發了。

「小毛驢，大黃牛，山東棒子，沾沾頭，前進走的快加油。」

「哈哈！肉頭，走不動了！」

一陣不和諧的啼笑和吵嚷，把我們送上了山頭，肥胖的肉頭和一個南北廝的，肥瘦的老頭休息下來了，各喘着，用手巾揩着汗。

「走吧！看樣子隊伍還是轉移方向啦。」炊事班長擦着正在向左右移動的距我們有三千米遠的我們的離隊向大家說，於是山頭上又爬行起一條長蛇。

火劍穿蛇着，炮彈在不同

的山頭上開着花，飛飛呼呼着沉重的鋼子在我們的頂空裏回響着，「惡惡……」在炊事班長的命令下我們緊急在雨水沖開的山坡的小窠裏，還不時探出頭來看敵損子。

在一陣連響的轟鳴裏，一袋袋銀桶開了花，騰起的黃土和硝片，又從空中急快的落在草地上，時間只是一剎

「怎麼辦？班長，看樣子敵人是向我們這方面轉移了！」

炊事班長沒有回答，只是緊皺着眉頭向着敵損子出神，看樣子是在想怎樣處理這困難的方法了。

「來！同志們！把我們身上所有的荷包都解下來，在距離敵損二丈遠的小高地裏把被子鋪開，白飯朝天，要方形的。」

在炊事員王虎報告後的五分鐘後，他這樣的命令着，沒有一句回響，因為大家不笨就都知道他有一套，所以大家便很快的把十二個被子鋪到小高地上去。連他抱着自己的被子爬上去的時候，小高地早就變成了白的；他又把自己同紅被面的被子鋪在白的中間。

「還是幹什麼？」一個老鄉剛爬出半個身子這樣的問了一句，便落在三丈外的炸彈的轟鳴聲又縮了回去，炊事班長也伏了一下身子。

「這像伙兒鬼！」王虎自語着

「這是幹什麼？不是！」

「別動！」一個老鄉還沒說完，另外一個老鄉便像

一、文藝欄歡迎下列

- 類型的題意，報告，善欲，小說，漫畫，木刻，戲劇等作品。
- 文藝的高文，畫評，作品評介，讀書筆記以及關於文化思想的有門學性的論文等。
- (二) 字數最好不超過三千字。
- (三) 來稿除聲明者外，編者均有刪改權。
- (四) 翻譯必須附寄原文。
- (五) 來稿請用稿紙書寫。(按字挨行。標點符號佔一格。)並請於稿首註明字數。
- (六) 來稿請投解放日報文藝欄收，切勿寄給私人，以免延誤。

上區派開一書，「門頭都解決了，還不幾天就會解決下來的，而且與這還送給我們幾千零幾千，是有門作準備用的。」付長想開的把這一帶的泰林情形和我談了一些。據他這開頭兒的困難太多，不但沒有像其種子種地，就是這開下吃的都成問題。後來府府撥了一些糧食，過問的老們吃飯的問題，而款項也得着解決了，當經府府在貸款發下來後，現在這區人們正積極地在計劃着春耕工作，實行武裝保衛春耕。雖然人力太少，估計着回來的五千人中，除去老弱婦孺，能參加生產的，只不過才有三千人左右。據土地與人口來計算，這相差的是很高了。不過最近從「治安區」回來的人們也不少，而且他們確信以後還會不斷的更多的跑出來的。

接着這裏老們告訴我們被敵人捉去的戰俘多麼的痛苦。回來審判！他們為了跑回家種地，有許多人是被用刺刀和手榴彈束了生命，可是這樣並沒有動搖到人們堅定的意志，逃竄仍然在不斷的發生着。敵人為了挽救這個危機，又向敵軍進行了許多無恥的欺騙，還在「無人區」大大的散發了許多「泉恩浩蕩」的傳單傳單，可是草葉們都很清楚敵人的玩的是什麼把戲。敵人所需要的是圖我開關到國外去替它當苦力和砲灰呀！

就是在「治安區」據地，草葉們亦懂得那裏沒有活路，因為在山西敵人這次（第四次）清鄉運動節約增產的計劃內，曾經強迫規定人們普遍種植棉花與大烟，禁種小米。敵人的意思是要求人們種植棉花以供給它軍用，禁種以麻痹我們同胞。至於將來「治安區」的草葉吃什麼呢？那就不在「增產計劃」中了。生活上的悲慘話，已使得「治安區」的草葉們都到不住憤怒了，到處在吼着「吃我們肉，喝我們血，現在又要抽我們的皮，這日子可怎麼過呀！」

在春耕會議上，敵我爭取繁榮的鬥爭，無畏的敵人是會嚇了。

「兩個重機槍，一個獨獨筒，卅支步槍……」

「建建建建！我們死啦！多個！」

在勝利品和我們死掉的同志的屍旁，連老們這樣談論着。故事連長也自得的報告着他的經過，連長馬上報告給營長，營長也馬上拍着他的肩向着大家說：

「同志們！大家都向他學學……」（講了上面的經過）……他真是我們的模範！」

大家都敬佩的笑着，直到散起拿來。這時候，他也興奮的笑着，但這笑中夾着一種不自然的表情——他的心在跳着。好像還經不起這樣歡快的激動。

當凱旋的隊伍經過小高地時候，大家又看了看故事連長，爬向另一個山頭的時候，連長替我們指上了背包，營長也担起了一付桶。

五月二十二日

戰鬥結束了，我們以為為單位的三個梯隊和敵軍小隊的弟兄向着王家村搜索前進着。什麼事也沒有，敵人早就跑得先前的了。

敵軍在村裏的一條大路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女兒說：「玉蓮！把黑鐵放起來，他是八路軍，他們是應該吃白飯的。」

「媽！真是八路軍，還帶着青軍呢！」

門開了，她一下撲到我的身上，說：「我可看見了八路軍，」然後便不知所以的哭了起來。

「哭什麼！啊！老總學下吧！你不是說要水嗎？讓我來給你端。」

「不用，我自己來吧！」

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拉起了風箱，抱在我大腿上的小姑婆，在這時候跑到外邊去了。

「老太太這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小女子！」接着他便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跟我說起：日本人怎樣殺了地的男人，偽軍和頑固份子怎樣虐待了地和地的女兒，還說不叫我們走，叫我們老住在這兒，他們能管活起我們……」

像作冤似的說說越多。

水開了，她一定要親自送去，並且說要見我們首長有話說，忽然她的小女子出現在門口了，手裏拿着一堆黑鐵往我懷裏送來。老太太這時趕緊放下嘴上的開水的盆子，從箱子裏拿出了僅有的五個白銀向地